

# 俄國史

上册

陳廷璠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俄

陳廷璠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上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92661.1A)

☆ 俄 國 史 冊 一 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陳 廷 璠

發 行 人 主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序

自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大革命以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成立，共產主義學說，布爾雪維克政制，流入中國，俄羅斯民族，在國人心中，遂成一偉大神祕之對象，於是研究俄國之風，如雲而起。惟考其民族源流，叙其立國本末，求之譯著之林，足資參究者鮮。吾友陳崑山先生，廷璠嘗游俄京，考其掌故，歸而來粵，任吾校文學院西史講課，凡越五年，著爲此編，爲研究俄國者示其津逮所自。庶幾窩瓦河之風光，莫斯科之雄麗，大彼得帝之盛業，日俄戰爭之因果，帝政崩潰之由，革命成功之漸，皆將於於是得其大凡焉。崑山嘗爲吾言，欲純以客觀之眼光，爲俄國民族之研究，借分類之著述，寫新邦之型成，則是書特其未來述作之嚆矢耳。以崑山之閉戶研精，淡於榮利，必能緝熙光明，而終達其所志，以泮饗藝學於無窮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國曆六月二日，平遠吳康敬軒謹序於雲南澂江，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時廣州淪於東夷，已七月矣。

## 自序

俄國自大彼得以來，積極東侵，我國首當其衝，其所掠奪之西伯利亞及中央亞細亞等地大部皆我之屬土或藩屬，現中俄兩國毗連之處約萬餘里，其對於我國關係之重要可知，況自清末以來，兩國交涉頻繁，我國當局昧於俄情，交涉總是失敗，迄至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揭出社會革命之大旗，世界俱受其影響，我國近來國內之黨爭，受其影響爲尤大，故無論就政治，就社會各方面說，我人都有明瞭俄國歷史之必要，因一國政治之變遷，社會之演進，經濟之進展等等都非偶然的，也非憑空落下的，自有其歷史之背景，現在之所表現於外者末也，而歷史之背景本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未有不失敗的。我們知道世界趨向於大同，我們切望大同之實現，以免人類互相殘殺，但在實現大同之條件尙未相當的成熟時，我們仍然希望先固吾圉，以免受人侵略、屠戮，並努力於大同之實現。

日本帝國主義自發動九一八、一二八及七七事變以來，迄至最近又佔我廣州，奪我武漢，我們在此種暴力之下祇有講國族主義以團結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誓與倭寇作死鬪，以求確保我們同胞生命之安全及自由之幸福。而俄國人爲保障其人民之安全與幸福，而經過許多的流血，也有不少可資我們借鑒的，如一九一八年俄國內部有高爾察克、丹尼金、柯尼魯夫、謝米諾夫、蘭格爾等之白軍擾亂，外又有英、法、美、日等國之出兵干涉、封鎖，革命政府倉卒之間強迫工人所組成之赤衛軍，力量亦屬有限，然俄國當局誓死奮鬪之決心終不動搖，而民衆之游擊隊

活躍於敵人之側方後方者也。日盛一日，卒能平定內亂，而攻擊列強，終於列強撤兵而爭與俄通商。據作者目擊紅軍之衣履不整，槍械窳敗，糧秣缺乏，而萬衆一心拚命苦鬪，卒獲成功，以視我國今日所處局面，尙較俄國當時爲優。果政府當局能終始堅持，民衆各方呼應，經過幾翻惡鬪後，將不難逐日於境外，而恢復我之獨立與自由。

再說我寫這部歷史之情形，中山大學史學系於前年添俄國近代史一課，由我擔任，我覺得中國人知道俄國古代史的人太少，且坊間關於俄國歷史之作品也太少，間有一二亦都語焉不詳，況歷史是連續性的，只講近代一段，仍不能算了解俄國史，故決定由古代講起，而我們關於俄國史之材料搜集也頗不易，最後決定以波科羅夫斯基（Pokrovsky）所著之俄國史（Brief History of Russia）爲藍本，而旁探喀拉木臻（Karanzin）索魯維耶夫（Soloviev）沙且波夫（Shehopov）色米夫斯基（Sennevsky）以及日人山內封介與巴金等之著作。不過本書下半部大半都是在暴日飛機襲粵的警報聲中所作的，日人除空襲之外在粵登陸之消息，時有流傳，故所借到之參考書案還頗急，或自己有的參考書往往東搬西移，致未能從容使用，暑假返西安本想多作了一點，也因材料不全頗難着手，迄到本年十月返粵始將前付印之講義取回，在防空室裏略加校對，錯誤之處或所不免，尙希讀者指正。在校對方完之時，即日人登陸惠陽失守廣州吃緊之時，故又忽忽離粵，到了廣西之柳州，才就草此序。總之此書也算國難中之產兒，下冊述俄國十九世紀下期及本世紀初期以迄於俄國革命正在設法進行，或可不因暴日飛機大砲而終止。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陳廷璠序於柳州客寓

# 上册目次

第一章	俄國初期之歷史	一
第二章	俄國之封建時期	一一
第三章	農民革命	二一
第四章	羅曼諾夫朝與教會	三八
第五章	北方大戰	四四
第六章	工業資本主義	五〇
第七章	農奴主人之政治	六八
第八章	資產階級革命	九九
第九章	民衆革命運動	一二五
第十章	勞工運動	一七五

# 俄國史上冊

## 第一章 俄國初期之歷史

皇古東歐平原之人類——俄國主體之斯拉夫人繁殖於東歐平原（East European plain）考東歐平原在冰河時期已有人類之存在。那時烏克蘭（Ukraine）的氣候像現在之阿爾汗格爾（Archangel）。其地巨象成羣，當時該地的居民即以獵巨象爲生，食其肉，而寢其皮，以其骨作成各種之器具，他們也用木棍與石斧。那般巨象獵人居住之遺跡已在現今之基輔（Kiev）發現了（在現在地面下幾碼之處）。考其時期至少當在數萬年前，巨象獵人是否爲現在俄人之祖先不得而知。後來氣候日漸溫暖，冰向北退，住在南邊的人，才向北向東移動，即向北冰洋與今日之西伯利亞方面移動，其骨骼在西伯利亞屢有發現。這種獵人或者已經絕種，或者他們的子孫仍漂泊於今日北冰洋之沿岸，而以獵馴鹿爲生。

其次就是石器時代之原人，我們初發現銅器與青銅器時代人類之遺跡，稍後又發現鐵器時代人之遺跡。但這些人或者仍非該地現在居民之祖宗。存留之書籍有關於南部（即今日之烏克蘭）自紀元前第五世紀（即二千五百年前）以來之記載。那時住居於俄國南部者爲塞種人（Scythian）（係一種遊牧族）專以遊牧爲生。



今日高加索 (Caucasus) 之奧色特人 (Ossetes) 卽其後裔。關於較北部的事情，希臘人（記載塞種人之事者）僅有一種極模糊之觀念。

初期之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爲印歐人之一支，其最初之活動不可考。在紀元後第四世紀，斯拉夫人 (Slavs) 才第一次見之於記載。這種人與現在之俄國人有直接之血統關係。古代的斯拉夫人原來是極原始的一種民族，現存第六世紀希臘人關於斯拉夫人之記載上說：「斯拉夫人完全是野蠻的，粗魯的和半裸體的，他們沒有永久的住宅，僅居於茅屋之中，他們用毒矢並且是極端殘忍的。他們沒有獄囚，當他們偶然佔領一座城池之時，他們便將該城之居民盡行屠殺。反之，斯拉夫人不知有奴隸制度，倘使偶然有一個生幸存者（指屠殺後之殘留者）作爲他們的俘虜，他也可與其他的斯拉夫人享受同等之生活。」

斯拉夫人初期之擴張——東歐平原最初有許多民族，斯拉夫人僅佔有該平原西南之一小部分，卽今日烏克蘭之西部，稍後，他們遷居得尼伯河 (Dnieper) 中流之谷地，與品斯開 (Pinsk) 之沮茹地。白俄羅斯人 (White Russians) 或者卽此種早期移居者之後裔，再後，斯拉夫人更向北發展，直到芬蘭灣 (The Gulf of Finland) 與拉杜加湖 (Lake Ladoga)，最後佔領大俄羅斯，莫斯科與其鄰近各省。拉斯夫人達到此種地步，至少費去五百年之時光。及至佔領全東歐平原與烏拉山至少須要一千年。

斯拉夫人初期之社會組織——關於斯拉夫人之社會組織，希臘人之記載有云：「他們分爲無數的小部落，各部落之間互相攻伐。」這種永久互相攻伐之故事，也可於俄國開國史 (Russian State) 中見之（該史作於

第九世紀，即約作於斯拉夫人初次見於記載後之三百年。但根據此史，在東歐平原上第一次各大王國之開創者絕非斯拉夫人，而爲外邦人。例如在南部者爲哈薩爾（Khazars），此種人係由亞洲遷入的。在北部者爲瓦里阿格人（Varyags），此種人是由斯坎底那維亞（Scandinavia）（即今日之瑞典）而來的。瓦里阿格人又打敗哈薩爾人而完全佔領此平原。

初期斯拉夫人之生活——他們最初所用之器具爲石器。後進步用銅用鐵，此可由近世所發掘的石器及其語言中證明的。例如俄文中之刀爲「HOY」其原意爲「燧石」之類。他們初爲獵人逐漸變農業之民族，耕種時用馬（或牛）挽犁，自然這種犁也是集若干代之經驗而才發明，馴山馬爲家畜也須經過很大之努力。俄文中之家畜爲「Skot」，此字在古語爲財富之意，可見斯拉夫人古代以家畜爲財富之標準。如今日之財富以銀行存款爲標準一樣。古代的斯拉夫人除獵大獸或馴養大獸之外，也注意蜂，而採集野蜜。俄文蜜爲「Med」，此字係出於芬蘭字（Finn），可見當時住在東歐平原之芬蘭人首先採蜜，而斯拉夫人仿效之也。

政治——至於政治方面，斯拉夫人最初之統治者皆屬外族人，例如諾夫城（Novgorod）與基輔（Kiev）兩地最初之諸侯統係瑞典人。這些瑞典人所以能爲斯拉夫人之統治者，乃是其盡是奴隸之主人與販奴之商人。俄羅斯最初各統治者之惟一目的，在於獲得奴隸而販賣之。所以各諸侯間不斷的發生戰爭，戰爭之目的爲盡量的多得奴隸，再以所得之奴隸，出售於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所以俄國最初之君主即係一販奴隊之首領（自然不是說他們再不管其他一切）第十世紀。這種君主尙完全不理司法。自第十一世紀起他們才開始

負維持各城市秩序之責。因為那些城市已逐漸變為奴隸商業之市場，那些城市生活直至今日仍留着過去的痕跡，他們的居民龐雜，絕非單純的斯拉夫種，俄羅斯人 (Russian) 的這個名稱，最初用於那些混雜之居民。這個名稱原來是芬蘭人 (Finn) 用以稱越波羅的海而來到芬蘭 (Finland) 的那些瑞典人 (Swedes)。這種瑞典人起首就形成城市居民之統治階級 (最初的君主及其臣僚，貴族都是瑞典的名稱)。希臘人所述的幾個俄國字，實際完全都是瑞典字，例如「Knyaz」(君) 是出於瑞典文 (Konung) (即英文之 King) 再如俄字「Vityaz」即瑞典字「Viking」(即英文之 Knight) 但市民大多數是斯拉夫人，所以這些君主與貴族早就同化於他們了。至第十世紀之末，一切諸侯 (君主) 都完全用斯拉夫的名稱 (例如 Svyatoslav, Vladimir. Yaroslav 等) 都操斯拉夫的語言，而不再說瑞典話了。

初期之法律——最初諾夫城、基輔、斯毛林斯克 (Smolensk)、期爾尼果夫 (Chernigov) 等城居民之生活大都遵守俄羅斯法律 (Russkaya Pravda)，此種法律仍屬原始的，約成於第十世紀，蓋採集當時之習慣法而作成的。我們已知第十世紀之君主不理訴訟，故凡市民有所爭論，概取決於兩種方法：其一，為受害人或其親友親自對付凶手，或以肋還肋，以目還目；其二，凶手自殺。此之謂血鏹 (blood vengeance)，也有兩造當事人同意找十二個公正人來判決屈直的。這種判決總是凶手對於受害者或其親屬賠償損失了事，賠償數目之多寡，按被害者之身份而定，例如被害者為君主之家屬則賠償額高，如為農民或奴隸則賠償額低，即同為奴隸其賠償額亦有高低之不同，如為熟練職工則高，如屬普通工人則低。

社會階級之形成——原來斯拉夫人之經濟都是平等的。後來逐漸演變，而形成一個階級高出於其他一切人之上。這種人由於搶劫和擄掠而聚集成大量之財富，那時財富主要之形式當然是牲畜 (Livestock) 與奴隸。農民一遇戰爭祇有愈貧而不能愈富。這種貧民不得已祇好向富人借債，所借之債自然是牲畜，尤其是馬。他們還債時除馬之外還須附加一馬駒。倘該農民無力償還，他就變為債權者之奴隸，債權者就自然變為他的主人。並且債權者毆打這種債務者也是法律所允許的，有時甚至可以像其他奴隸一般的出賣。都市中之職工或以放債為業之商人，也都算是富人一類的。因此社會上發生了兩個對立的階級：即富人與君主合成一個掠奪階級，鄉村或都市之貧民則為被掠奪階級。

貧富之爭——從此以後兩方時起紛爭，貧民常起而攻擊富人，放火燒富人之房屋與偷富人之家畜，富人方面利用政治之優越勢力，嚴定法律，重懲此類罪犯。但極嚴厲之刑罰也不完全鎮壓民衆，他們搶掠絕不是單人的行動，而為團體之行動，例如基輔十一世紀之下半年，與十二世紀之初期，曾發生兩次暴動。第一次暴動，君主尙被他們打敗，足見其聲勢之浩大了。再如瓦里阿格人 (Varjags) (瑞典人) 他們不僅是俄羅斯平原上之盜匪與奴隸商，而且他們爲了此種商業常與來自亞洲之敵人競爭。最初來者是哈薩爾人 (Khazars) 被他們降伏了，繼之者爲比欽尼吉人 (Pechenegs)，雖經幾番惡戰也終於被他們打敗了，可是諸侯之一的斯維亞斯拉夫 (Sv. Yatoslav) 卻於此役陣亡。比欽尼吉之王即將他的頭顱製為酒杯。其次的亞洲侵入者爲庫曼人 (Cumans) 斯維亞斯拉夫的子孫便無力再趕走他們了，結果他本人祇有逃走了事。但是基輔的民衆卻武裝起來，不僅驅逐

了庫曼人，而且趕走了各諸侯與其貴族。可惜他們的成功不能維持下去，不久諸侯又返回來，對於這次革命之各首領，施以殘酷之報復。

此後重利盤剝者便又毫無忌憚的榨取貧民了。他們惟一的巢穴，就是諸侯之朝廷，作鹽務生意的諸侯爲當是一切獲利之最多者。此時貧民憤恨已極，適逢一個諸侯（即從前被逐而四十年前後返歸者之一的兒子）死了，叛變即隨之蜂起，當時政府也無力平亂，基輔的富人着了急，才求救於鄰邦的毛奴馬克（Vladimir Monomakh）（毛氏爲當時最有名譽之諸侯，因其曾戰敗庫曼人），毛奴馬克雖以甘言欺騙民衆，但他究竟被迫而承認了人民的許多條件，例如頒布新法律，並將此項新法律加入於俄羅斯法律（Russian Law）之中，該項法律即禁止待負債者如奴隸，並許債務者控告其主人（放債者），倘一個商人放債之後，其債務者遇有不可抗力（如火燒或船沉），而將資本損失者，則債務者不負償還之責，倘債務者屆期不能償債，應令其延期交付，不得像從前那樣成爲主人之奴隸。自然這些方法不能根本消滅重利盤剝者，也不能完全解除民衆之壓迫。但基輔革命之後，有一個時期人民獲得空前絕後之勢力，即一羣公民稱爲「維期」（Veché），實際上爲基輔之政府，「維期」有廢立君主之權，這些君主絕不以屬下待公民，而以平等視之。君主稱公民爲「兄弟們」（Brothers），「基輔人」（Men of Chief）君主也被稱爲「我們的兄弟」（Our brother），此種制度傳播於其他各城市，尤其是諾夫城。此種自由後來隨古代俄羅斯城市之衰敗而消滅了。

俄羅斯古城衰敗之原因——俄羅斯古城衰敗之原因有二：第一，因爲商業之性質與方向，起了絕大的變化。

所以有此絕大之變化者，蓋由於十字軍 (Crusades)。十字軍的目的在於由回教徒手中恢復聖地。實際上該軍爲西歐商業的資本家所操縱，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國南部的資本家。這般資本家想藉此開一條直通東方之道。以受制於君士坦丁堡的希臘資本家（希臘資本家統制東方商業）。十字軍軍人不能長久佔領耶露薩冷 (Jerusalem)，而他們這般資本家到樹植其較長久的根基於君士坦丁堡。因此俄國之主要關稅就被毀壞了。因爲東方商路原來繞道黑海與得尼伯河 (Dnieper River)，而入於波羅的海 (The Baltic)。現在直接由敘利亞 (Syria)、巴勒斯坦 (Palestine) 與埃及 (Egypt) 而到威尼斯 (Venice) 與熱那亞 (Genoa)，再越阿爾卑斯山與萊因 (The Rhine) 而至北歐。因商道之轉變，以前沿水道而繁榮的各城市，自然都失卻其重要性了。第二個打擊，就是蒙古人之侵入，蒙古人組織之完善，勢力之強大，遠非以前侵入之哈薩爾人與比欽尼吉人所能望其項背。以前的侵入者沒有攻城之利器，凡有城垣之都市都可以防禦，他們僅能劫掠鄉村之農民。蒙古人則不然，他們挾有攻城之利器。他們似乎已習用於火藥，這是十三世紀西方所不知道的。俄國各諸侯之軍隊望風披靡，除諾夫城外一切的城市相繼陷落。蒙古人不僅毀滅了各都市，且俘擄其人民，而且到處（諾夫城除外）根本剷除都市自由 (Municipal liberty) 之痕跡，其目的在於增強其統治權，他們使諸侯爲其代理人，該諸侯即負替蒙古大汗徵收租稅之責。凡反抗大汗代理人者即受最嚴酷之處罰。「維期」(Voevo) 這個名詞，現在與暴動爲同一意義。

蒙古人在俄之政權頗爲鞏固，尤其在西北部，與在莫斯科 (Moscow) 與烏拉底米爾 (Vladimir) 週圍之

區域格外鞏固。蒙古人收稅的方法（按犂之數目收稅）直應用到十七世紀之中葉。總之，俄國古城之衰敗，一則由於其自己之劫掠，二則由於國際商路之改變（由黑海與得尼伯河變遷到地中海與萊因）最後足致其死命者則爲蒙古人之侵入。俄國從此就變爲農業國。社會上也起了一個大變化，現在農業的俄羅斯與第十世紀至第十二世紀商業的俄羅斯就大不相同了。諸侯與其貴族昔日爲奴隸商人，現在都變爲地主了。他們所得的俘虜不再在奴隸市場去出售，容納於其田地，而成爲他們的農奴了。自然這件事並非突然發生，不是一年二年以及十年二十年所能形成的，其由來漸矣。溯至蒙古人侵入之前，在十二世紀之初，那般貴族就開始由放債者轉變爲地主了。

俄羅斯古代之文學——俄國古代（都市時期）之記載，留傳於今者也不在少。這些記載大都表現各都市中人民之智識已進步到某程度，並且表示當時文學與藝術的興趣已如何之發達及描寫當時各諸侯之朝廷。這般諸侯不但從事於掠奪，而且渴望軍事之榮譽。其宮廷詩人歌詠其勳業而哀傷其不幸。關於宮廷詩之最著名者爲依骨戰役（The discourse of the campaign of Igor），這篇詩完全傳留到現在，係記載一個諸侯抵抗庫曼人失敗之事，還有在他宮廷詩歌之殘篇斷節，保存於俄國編年史（the chronicles）之中，編年史都記載當時各諸侯之事，而編年史家都是盡量頌揚其諸侯之功德的。

俄國古代之宗教——斯拉夫人初所崇拜者爲拜物教，即萬物有生論（Animism），而視宇宙間事物物皆有精靈之存在，精靈之中有善的，有惡的，且惡的多於善的，凡各天體之運行，氣候之變化，五穀之豐歉，人民運氣

之好壞，皆決於各精靈，這種信仰有一個時期爲一切人類信仰之主要形式，即現今迷信之者仍多。後來希臘教的儀式與僧侶（即基督教的僧侶）隨着希臘的絲織品、金飾品而傳入俄羅斯。第十世紀之末諸侯烏拉底米爾又親赴君士坦丁堡受洗禮，烏氏奉希臘派之基督爲國教，自然俄國正教會盡力傳教，而作成所謂「俄羅斯之歸宗」（Conversion of Russia）。實際上這種變化完全是表面的，牠僅能介紹一套新的宗教之儀節，其宗教之信仰在歸宗之後，還與未歸宗之前是一的。這種原始的信仰，經過許多世紀以直傳到今日。今日之人談起話來，仍帶有萬物有生論之色彩，例如說日出，日入即表示日爲有生命之物，猶如人之出入一般。

拜贊庭文化之輸入——斯拉夫人在第四世紀初見於記載之時，他們聚居於多瑙河下游與頓河之間，第五世紀與第六世紀有無數之斯拉夫部落，分布於阿速夫海（Азов sea）沿岸。第八世紀至第九世紀被游牧族逐出黑海與阿速夫海沿岸，但他們卻向北繼續擴張而達於窩瓦河與奧加河（Oka）之間，此時瓦里阿格人來到俄羅斯平原，搶掠斯拉夫人及皮貨出售於拜贊庭與阿拉伯各市場，相傳八百六十二年爲俄羅斯建國之年，到了第十世紀斯拉夫人由瓦里阿格人所領導又趕走那般遊牧人，而回到阿速夫海與黑海沿岸，另一方面斯拉夫人又擴張到奧加河與窩瓦河上，游降服芬蘭人，且進而與阿拉伯文化相接觸，斯拉夫人既然發展得這樣龐大，自然爲人所注意，適逢阿拉伯人時時侵略拜贊庭帝國，該帝國常處於危險之中，故極力尋求與國以抗阿拉伯人，那末斯拉夫人既與之爲鄰，自然就樹立起密切之關係，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臘教會也就乘機派傳教師到斯拉夫人中間努力傳教，以便阻止羅馬教之侵入。這般傳教師都說希臘話，用希臘文，所以斯拉夫人也就採用希臘字母，即今日



之俄文仍沿用希臘字母而與英、法、德等所沿用之拉丁字母大不相同，同時拜贊庭之物品、藝術、文學以及文化之其他方面也都相繼輸入，使斯拉夫人之文化受了很大之影響。